

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

赵 越

1987年7月18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逸友与呼伦贝尔盟文物站赵越等同志在额尔古纳右旗进行文物普查时,接到旗文教局报告,在拉布达林富兴砖窑发现古墓葬,李逸友等当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根据现场情况,李逸友先生认为这是与扎赉诺尔鲜卑墓相似的古墓葬,责成呼盟文物站对已被破坏的墓葬进行清理和保护。呼盟文物站在额右旗文教局、文化馆的配合下,先后两次对该墓群进行了调查、清理,现简报如下。

一、地理位置和现场情况

拉布达林镇位于额尔古纳河支流根河的南岸,南距海拉尔124公里。根河由东北方向流至小孤山脚下,折向西北绕山而过,富兴砖窑建在镇西小孤山东坡台地上。墓群背山临水,环境优美。

自1984年以来,当地群众在山坡取土时不断挖出牛头、马头和人骨,1985年曾有人挖出一马车兽骨。由于不断烧砖取土,台地上出现了一个面积约1千平方米,深约3米的土坑。从坑壁看,地层可分为二层,第一层为表土,为黑色腐质土,厚30—50厘米;第二层为黄粘土,厚2.5米左右,为烧砖用料。从坑壁残留的痕迹可辨出7个墓葬的大致位置,除1座残留人骨下肢(编为M1)外,其余未发现任何遗物。

8月7日,额尔古纳右旗文化馆报告,又有一座古墓被破坏,呼盟文物站赵越、白劲松、赵玉明、陈凤山等人专程对新暴露的墓葬进行了清理,该墓编为M2。

9月9日,盟文物站赵越、王成、王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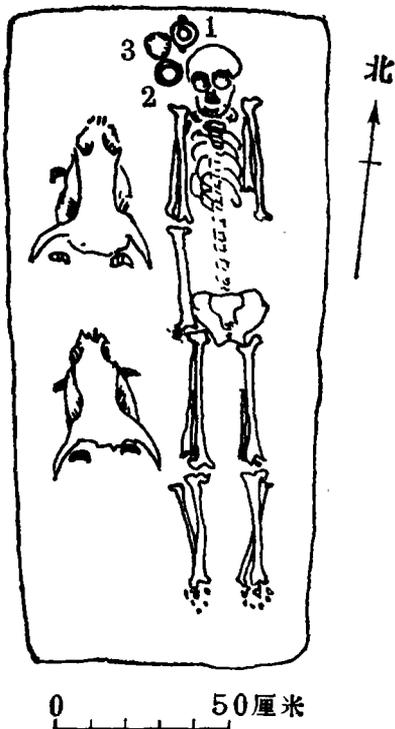
等再次去拉布达林,与旗政府落实对古墓进行保护问题。旗文教局张春同志,又发现一座暴露墓葬,当即进行清理,编为M3。

二、墓葬形制

M1 已遭到严重破坏。人骨头部、上肢及所有随葬的牛头、马头、陶器和桦皮器均已破损,仅胫骨以下尚保存原状。为土坑墓,深约2米,打在黄粘土层内,木棺已朽,方向 335° 。墓南宽1.15米,木棺放置墓坑东侧,西侧留有0.65米宽的空地。木棺南窄北宽,残长0.7米,残留部分南端宽0.36、北端宽0.40米。

M2 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方向 350° 。墓口被破坏无法辨认,墓残深约2.5米,打在黄粘土层中。墓坑长1.9、北端宽0.95、南端宽0.7米,无棺木。墓主人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置于墓坑东侧,左臂无尺骨、桡骨等。墓坑西侧平放2个牛头,每个牛头下摆放4个牛蹄。左肩部有1件羊距骨,头顶偏右侧置2件陶器,1件桦树皮容器。颈椎骨下,散落6粒串珠。下肢右侧同M1,留有一片空地,未见遗物(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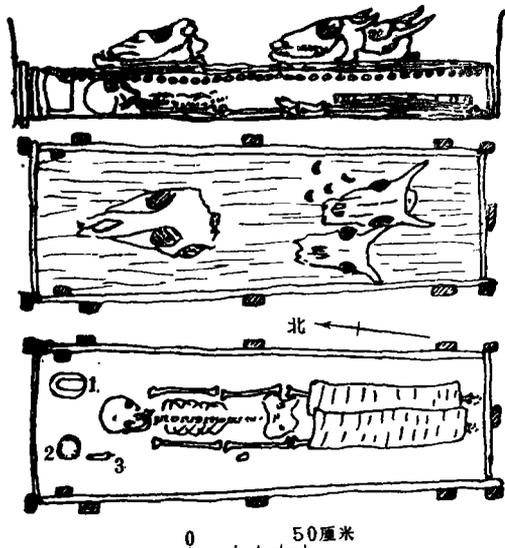
M3 为梯形土坑竖穴墓,方向 355° 。打在黄粘土层中。墓口距地表约0.6米,墓深2.5、长2.2、北端宽0.9、南端宽0.7米。墓坑正中置木棺,用15根木桩夹固木板构成木棺四框,长2.1、南宽0.5、北宽0.7米。木棺上东西向铺置直径6—8厘米的小圆木杆35根为木棺盖,其上铺一层南北向的柳树枝,再上一层芦苇席,然后放1马头,2牛头,马头在前,牛头在后,每个头骨下均相应摆着4个蹄



图一 M2 平面图

1.陶壶 2.陶罐 3.桦树皮容器

骨。墓主人为中年男性，仰身直肢，头右侧压1件金耳环，颈下有3粒串珠。头顶并列陈放2件桦树皮器，一件为桦树皮圆牌，一件桦



图二 M3 平、剖面图

1.桦树皮容器 2.桦树皮圆牌 3.铁矛

树皮囊。头右侧放1件铁矛。两腿上压着桦树皮制弓囊、箭袋各一个。弓囊靠左侧，内装1张弓，已朽，残留4件弓弦。右侧箭袋内装一束箭，也已朽，无法准确辨别支数，铁镞已锈蚀成团，骨镞、石镞完好。桦树皮器外有2件小型骨器。腰部有铁器残片，锈蚀严重，器形难辨(图二)。

三、随葬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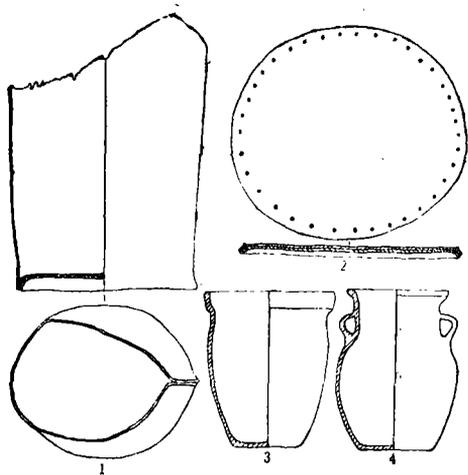
陶器 仅 M2 出土2件完整的夹砂陶器，均手制，火候较低。一件为直颈双耳壶。红褐色，素面抹光，颈部有明显的竖向抹痕。圆唇，侈口，高领，双耳，鼓腹，平底。高14.6、口径9、腹径11.6厘米(图三,4)。一件为罐。黑褐色，手制，素面，敞口，方唇，长腹，平底。高14、口径12厘米(图三,3)。其它已破坏的墓葬里被打碎的陶器其制法、陶质、陶色都与这2件陶器相同。

桦树皮器 被破坏的墓葬里都出土大量的桦树皮片，M2和M3中保存了几件成形的桦树皮器。

弓袋、箭囊 各1件，均为桦树皮卷成长扁筒形缝合而成。长0.94、宽0.25米。出土时已压扁。

罐形器 M2 出土1件，圆底直腹。残口略扁，器身是用一张桦树皮卷成的圆筒，与一椭圆形底缝合而成，底为双层，是用纹理横竖交叉的桦树皮制成，自然形成圈足状。缝线已腐烂，留下明显的针孔及缝合痕迹。残高18、长径12、短径10厘米。

壶形器 M3 出土1件。上部已残，最高处27、最低处17厘米。扁圆双层桦树皮底，长径15.4、短径14厘米。器身是用一整张桦树皮卷成筒状缝合而成，在上部最高处，有一宽4、高5厘米等腰倒置三角形豁口，有明显的剪切加工痕迹，且在豁口两侧两两相对留有缝合针孔，按此复原，恰似“鸡冠壶”容器上的“鸡冠”(图三,1)。在壶内的积土中，发现几块桦树皮，有三块宽3、长10厘米左右的



图三 随葬器物

1. 桦树皮壶形器 2. 桦树皮圆牌 3. 陶罐
4. 双耳陶壶 (2为3/10, 余约1/7)

桦树皮条, 两侧均有针孔, 当为提梁残片。还有几块弧形桦树皮片, 只一边上有针孔, 相对的另一边上有压勒的痕迹, 当为“壶”嘴。但这些残片具体怎样与“壶”身相连, 暂时还不清楚。“壶”身与底缝合后, 也呈圈足状。

圆牌 3件。与桦树皮容器的“底”相同, 只是直径略小些。这种器物过去在扎赉诺尔、完工、伊敏河、南杨家营子鲜卑墓中曾大量出土, “多为每墓一个”^①, 一般称为“器盖”, 或曰“用途不明”。这次出土的3件中有2件是被破坏的墓葬里采集的, 无法确认其用途。然而从M3的出土情况看, 该器物当为皮囊容器的器底。这件圆牌与同时出土的桦树皮容器相距20厘米, 并放置在棺内墓主人头顶。其形状与桦树皮容器的底相同, 扁圆形, 长径10.2、短径9.5厘米(图三, 2), 平放在墓底, 紧贴地面一侧针孔大于上面, 而且有很深的缝合线勒痕, 圆牌边沿勒出一周环形沟。呈圆盘状, 扣在墓底, 尽管上面长期压着积土, 圆牌仍向上凸起, 显然, 它是一种圈足状容器的“器底”。我们还注意到, “圆牌”朝上一面针孔旁不见缝合勒痕, 每个针孔都向上凸起, 证明针是从另侧穿入的, 36个针孔构成的圆沟内外界线明显, 圆外有环状黑色

污迹, 圆内基本没有, 而是留有褐红色腐质污迹。说明这件桦树皮圆牌是与易于腐烂的动物皮缝合而成的容器的器底。当动物皮和缝合线完全腐烂后, 只剩下抗腐的完整的桦树皮圆牌了, 针孔圆外的黑色污迹是使用时留下的, 而中间红色痕迹是容器内的水锈或动物皮腐烂所致。

骨器 23件。器形有镞、扣、弓弥、弧形器和带孔骨板。

骨镞 10件。其中5件出在M3桦树皮箭袋内, 上连有已朽的木箭杆, 另5件是从被破坏的墓葬现场采集的。分四式。

I式: 4件。剖面菱形, 圆柱状铤, 磨制精细, 长7—9厘米(图四, 1—3)。

II式: 4件。剖面三角形, 圆柱状铤, 长5—9厘米(图四, 4、5)。

III式: 1件。镞身脊部两面带血槽, 剖面为双菱环套形, 圆柱状铤, 长7.7厘米(图四,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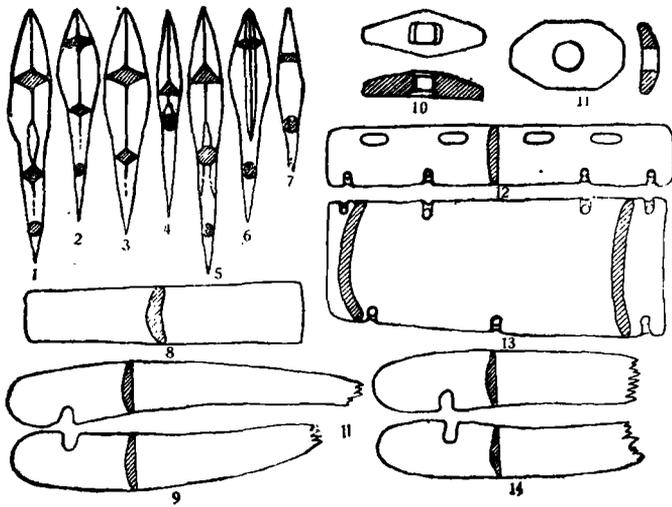
IV式: 1件。整体平面呈菱形, 镞身剖面扁长方形, 圆柱状铤。长5.6厘米(图四, 7)。

骨扣 2件。平面菱形, 中间有孔。一件方孔, 长4、宽1.6、厚0.4厘米(图四, 10)。一件圆孔, 孔径0.9、长4、宽2.2、厚0.3厘米(图四, 11)。二件都出于M3的弓囊、箭袋旁, 当为桦树皮器的“扣”, 中间孔为系皮条用。

弓弥 8件。4件为采集品, 4件出自M3弓囊中。两两相对, 置于囊内两端, 其形与扎赉诺尔、完工古墓出土的“弧形器”完全相同^②, 为弧形扁骨片, 一面磨平, 另面微凸。宽2、长8—12厘米。顶端呈半圆状, 较厚, 约3毫米, 以下渐薄至末端, 靠顶端弧形内侧有一宽5、深8毫米的豁口, 且有磨痕, 当为弓弦所致(图四, 9、14)。

弧形角器 1件, 采集品。兽角制, 剖面呈月牙形。长9.2、宽2厘米(图四, 8)。

带孔骨板 2件。采集品。一件与扎赉诺



图四 随葬器物

1—7.骨镞 8.弧形角器 9、14.弓弥 10、11.骨扣
12、13.带孔骨板 (2/5)

尔古墓^②出土的“骨饰板”形制相同,长11、宽2厘米,一侧有四个小圆孔,一侧有四个长形孔(图四,12)。一件骨板长11.5厘米,较宽,呈梯形。小头宽4、大头宽5厘米。两侧有小孔。一侧四孔,与前件骨板四孔相对应,恰两

两相对,留有系绳磨痕,应是一组器物。一侧为三孔,相对应骨板失散。用途不明(图四,13)。

铁器 全部变为锈块,根据出土位置和锈块外形,可辨出这批铁器中有矛、镞、銜、带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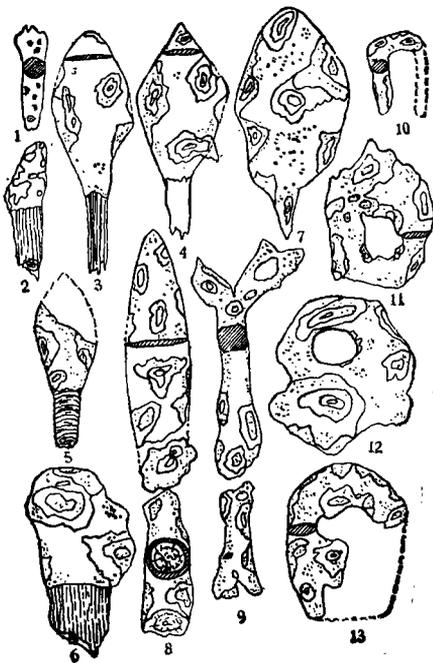
镞 全部出在M3桦树皮箭袋中,与细朽木杆粘在一起,可辨出11件(图五,1—6)。分尖刃菱形和直刃梯形两种。其中一件上套有骨片,当为鸣镝。

矛 2件。扁平,呈柳叶状,一件圆筒形腔内残留朽木,长约14厘米(图五,7、8)。采集品。

銜 1件。锻制,出于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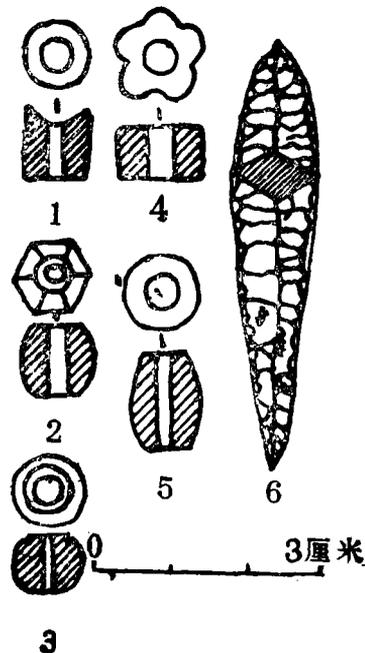
3墓主人腰部,可能是从墓上部随葬的马头处落入棺中的。残长8厘米(图五,9)。

带扣 可辨有6件,均出于M3墓主人腰部。有纺织品包裹痕迹。直径3—4厘米(图五,10—13)。(下转928页)



图五 铁器

1—6.镞 7、8.矛 9.銜 10—13.带扣(2/5)



图六 石制品

1—5.串珠 6.镞

红衣执剑者 头戴三尖刃冠,怒目圆瞪,张口作吐舌状,两腮有八字形须髯,身着红色短衣,和红黑相间的短裳,赤足,左手扬剑,似作呵斥状,腰部西侧书:“我有百兵,毋童(动)”,“禁”等字。

黑衣持“百刃”者 头戴三尖刃冠,身穿黑色短衣和红裙,瞠目吐舌,作恫吓状,西侧书“武(?)弟子百刃,毋敢起,独行莫……”等字样。

下层——除中层与下层之间有一黄头青龙(纠龙?)正在往中层上爬之外,下层绘有“青龙”和“黄龙”各一。

青龙 位于东侧,通体呈花青色,头部黄色,向西侧立,而与“黄龙”作对称式排列,作张牙舞爪状;前足处绘“熨”,其状如梨形,龙与“熨”之间有铭文一行,上书“青龙奉(捧)熨”四字。《通俗文》说:“火斗曰熨”。马王堆竹简《遗册》中又将手套叫“熨”。此处可引伸为储火器和保暖物。

黄龙 与青龙相对而位于西侧,通体藤(上接 893 页)

其它器物

金耳环 1 件。盘成螺旋形。锻拉成 0.4—0.1 毫米粗的锥状金丝后盘成,展开长 14 厘米,重 2.2 克。

串珠 9 粒。质料有玛瑙、绿松石、滑石等。磨制。有圆柱形、橄榄形、六棱形、三棱形和梅花形(图六,1—5)。其中 3 件出于 M3 墓主人颈部,余为采集。

石镞 1 件。燧石压剥,制作精细,截面呈菱形,刃部呈锯齿状,前缘尖锐,有铤。长 5.6、宽 1.2 厘米。出于 M3 箭袋中(图六,6)。

四、小结

拉布达林古墓群的埋葬制度与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伊敏河古墓群有较大的一致性。墓中均以大量的牛、马等动物肢体随葬,出土的镞、矛、陶器和桦树皮制品也基本黄,

头角为红色,前足绘一“铲”,其外形亦呈梨子形,胸部前侧书“黄龙持铲”四字。“铲”俗作“炉”。炉可烧火,也可储火。

以上“炉”与“熨”都是火器。它是“火神”所必备的器具。张守节《正义》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而炎帝和祝融都是火神。

除上述图形外,《神祇图》西侧近边缘处自南至北书有通栏文字一行,当属该图的整体说明,可惜字迹残缺不全,上书:

“……将(?)奉弓,禹(?)先行,〔包由包〕莫敢我乡(向),百兵莫敢我……狂谓不诚,北斗为正,即左右喆(龙?),径行毋顾……一祝曰,某令曰且……”等等。

其语句大意似祝由禁语,该图具有辟邪性质。

注 释

- ① 孙常叙:《“楚辞九歌”十一章的整体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创刊号。

相同,表明他们当为游牧为生,善于骑射的北方古代民族。根据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 M3 葬具朽木碳十四的测定结果④,距今为 1770±50 年(树轮校正年代为 1715±65 年),结合出土器物分析,该墓实属东汉时鲜卑的遗存。

注 释

- ① 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 12 期。
②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 6 期;程道宏:《伊敏河地区的鲜卑墓》,《内蒙古文物与考古》1981 年 2 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 年 1 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五)》,《考古》1988 年第 7 期。